

捕蝗考

清 仁和陳芳生漱六纂

備蝗事宜

一王禎農書言蝗不食芋桑與水中菱芡或言不食綠  
豆豌豆豇豆大麻糝麻脂麻薯蕷吳遵路知蝗不食  
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廣收豌豆教民種植次年三  
四月民大獲其利

一飛蝗見樹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多  
用長竿挂紅白衣裙羣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砲

聲聞之遠舉鳥銃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去矣

一用稈草灰石灰等分細末篩羅禾稻之上蝗卽不食  
一蝗最難死初生如蟻之時用竹作搭非惟擊之不死  
且易損壞宜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躡地搗  
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傷損苗種一張牛皮可裁數  
十枚散與甲頭復收之

一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梢食露  
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筲箕棹耨之屬左右抄掠傾入

布袋蒸焙泡煮隨便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只瘞  
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

一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於前長闊爲佳兩傍用板及  
門扇接連八字擺列集眾發喊推門趕逐入坑又於  
對坑用掃帚十數把見其跳躍而上者盡行掃入覆  
以乾草發火焚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以土壓之過  
宿方死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廣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茅草發  
火正炎將袋中蝗傾入坑中一經火氣無能跳躍詩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云秉畀炎火是也

一捕蝗不可差官下鄉一行人從蠶食里正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捕蝗之利先被捕蝗之擾謝絳論救蝗曰竊見比日蝗蟲亘野全入郭郭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謹按春秋書螟爲哀公賦斂之虐又漢儒推蝗爲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參考不誣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一附郭鄉村卽印刷捕蝗法作手榜告示每米一升換蝗一斗不問婦人小兒攜到卽時交支如此則回環數十里內者可盡

一嚴督保甲使知不可不捕然其要法只在不惜常平義倉穀米博換蝗蟲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輻輳矣倘或剋減邀勒則捕者氣阻

### 前代捕蝗法

宋熙甯八年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

一斗給細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穀二升給價錢者作中等實直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按以聞朱熹紹興捕蝗募民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小者每升給錢五百文

元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蓋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翻覆壞盡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明永樂元年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捕撲務要盡絕如或坐視致令滋蔓爲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官不行嚴督所屬巡視

打捕者亦罪之每年九月行文至十月再令兵部行文軍衛永爲定例宣德九年差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往山東河南捕蝗萬歷四十四年御史過庭訓山東賑飢疏捕蝗男婦皆飢餓之人如一面捕蝗一面歸家喫飯未免稽遲時候遂向市上買現成麪作餅子擔在有蝗去處不論遠近大小男婦但能捉得蝗蟲與蝗子一升者換餅三十箇又查得峒山鄰近兩廠領糧飢民一千二十名可乘機撥用卽傳告示云朝廷自去年十一月養爾等飢民使免於逃死當知報効今蝗蟲生發正爾

等報効之日也自今以後能將近地蝗蟲或蝗子捕得半升者才給米麪一升爲五日之糧如無不許準給崇禎時徐光啓除蝗疏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爲災尙多倖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里間草木皆盡或牛馬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者也雖然水旱二災有重有輕欲求恆稔雖唐堯之世猶不可得此殆由天之所設惟蝗不然先事修備旣事修救人力苟盡固可殄滅之無遺育此其與水旱異者也

雖然水得一邱一垤旱得一井一池卽單寒孤子亦聊足自救惟蝗又不然必籍國家之功令必須百羣邑之協心必賴千萬人之同力一身一家無戮力自免之理此又與水旱異者也總而論之蝗災甚重除之則易必合眾力共除之然後易此其大指矣謹條列如左

一蝗災之時推按春秋至於勝國其蝗災書月者一百一十有一書二月者二書三月者三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書八月者十二書九月者一書十二月者三是最盛於

夏秋之閒與百穀長養成熟之時正相值也故爲害最廣小民遇此乏絕最甚若二三月蝗者按宋史言二月開封府等百三十州縣蝗蝻復生多去歲蟄者漢書安帝永和四年五年比歲書夏蝗而六月三月書去歲蝗處復蝗子生曰蝗蝻蝗子則是去歲之種蝗非蟄蝗也聞之老農言蝗初生如粟米數日旋大如蠅能跳躍羣行是名爲蝻又數日卽羣飛是名爲蝗所止之處喙不停齒故易林名爲饑蟲也又數日孕子於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復爲蝻蝻復爲蝗如

是傳生害之所以廣也秋月下子者則依附草木枵然枯朽非能蟄藏過冬也然秋月下子者十有八九而災於冬春者百止一二則三冬之候雨雪所摧損滅者多矣其自四月以後而書災者皆本歲之初蝗非遺種也故詳其所自生與其所自滅可得殄絕之法矣

一蝗生之地謹按蝗之所生必於大澤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區之旁終古無蝗也必也驟盈驟涸之處如鹽涿以南長淮以北青兗以西梁宋以東諸郡之地

湖澤廣衍曠隘無常謂之涸澤蝗則生之歷稽前代及耳目所覩記大都若此若地方被災皆有延及與其傳生者耳略摭往牘如元史百年之間所載災傷路郡州縣幾及四百而西至秦晉稱平陽解州華州各二稱隴陝河中稱絳耀同陝鳳翔岐山武功靈寶者各一大江以南稱江浙龍興南康鎮江丹徒各一合之二十有二於四百爲二十之一耳自萬歷三十三年北土至天啓元年南還七年之間見蝗災者六而莫盛於丁巳是秋奉使夏州則關陝邠岐之間徧

地皆蝗而土人云白年來所無也江南人不職蝗爲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有司士民盡力撲滅乃盡故涸澤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圖之此其地矣一蝗生之緣必於大澤之旁者職所見萬歷庚戌滕鄒之間皆言起於昭陽呂孟湖任邱之人言蝗起於趙堡口或言來從葦池葦之所生亦水涯也則蝗爲水種無足疑矣或言是魚子所化而職獨斷以爲蝦子何也凡倮蟲介蟲與羽蟲則能相變如螟蛉爲果蠃蛭蟻爲蟬水蛆爲蚊是也若鱗蟲能變爲異類未之

見矣此一證也爾雅翼言鰕善游而好躍蝻亦善躍  
此二證也物雖相變大都蛻殼卽成故多相肖若蝗  
之形酷類鰕其身其首其紋脈肉味其子之形味無  
非鰕者此三證也又蠶變爲蛾蛾之子復爲蠶太平  
御覽言豐年蝗變爲鰕知鰕之亦變爲蝗也此四證  
也鰕有諸種白色而殼柔者散子於夏初赤色而殼  
堅者散子於夏末故蝗蝻之生亦早晚不一也江以  
南多大水而無蝗蓋湖澤積滯水草生之南方水草  
農家多取以壅田就不其然而湖水常盈草恆在水

鰕子附之則復爲鰕而已北方之湖盈則四溢草隨  
水上迨其既涸草流涯際鰕子附於草閒既不得水  
春夏鬱蒸乘溫熱之氣變爲蝗蝻其勢然也故知蝗  
生於鰕鰕子之爲蝗則因於水草之積也

一考昔人治蝗之法載籍所記頗多其最著者則唐之  
姚崇最嚴者則宋之淳熙初也崇傳曰開元三年山  
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去其  
螟螣秉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  
彼螟螣以及蝥賊此除蝗詔也蝗畏人易驅又田皆



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德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譏者誼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

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于養以遺患乎帝然之黃門監廬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斷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蝗救人禍歸於崇不以累公也蝗害訖息宋淳熙勅諸蝗蟲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氣不言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一  
者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  
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  
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諸官司荒田收地經飛  
蝗住落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  
次年生發者杖一百諸蝗蟲生發飛落及遺子而撲  
掘不盡致再生發者地主者保各杖一百諸給散捕  
取蟲蝗穀而滅剋者論如吏人鄉書手攬納稅受乞  
財物法諸係工人因撲掘蝗蟲乞取人戶財物者論  
如重祿工人因職受乞法諸令佐遇有蝗蟲生發雖

已差出而不離本界者若緣蝗蟲論罪并在任法又  
詔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  
錢數毋過一頃此外復有一法一曰以粟易蝗晉天  
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償之此類是也  
一曰食蝗唐貞元元年夏蝗民蒸蝗暴乾賜去翅足  
而食之臣謹按蝗蟲之災不捕不止倪若水盧懷慎  
之說謬也不忍於蝗而忍於民之飢而死乎爲民禦  
災捍患正應經義亦何違經反道之有修德修刑理  
無相左敵國盜賊比於蝗災總爲民害甯云修德可

弭一切攘卻捕治之法廢而不爲也淳熙之勅初生  
飛落咸應申報撲除取掘悉有條章今之官民所未  
聞見似應依倣申嚴定爲功罪著之絜令也食蝗之  
事載籍所書不過二三唐太宗吞蝗以爲代民受患  
傳述千古矣乃今東省畿南用爲常食登之盤餐臣  
嘗治田天津適遇此災田閒小民不論蝗蝻悉將烹  
食城市之內用相餽遺亦有熟而乾之粥於市者則  
數文錢可易一斗噉食之餘家戶因積以爲冬儲質  
味與乾鰕無異其朝哺不充恆食此者亦至今無恙

也而同時所見山陝之民猶惑於祭拜以傷觸爲戒  
謂爲可食卽復駭然蓋妄信流傳謂戾氣所化是以  
疑神疑鬼甘受戕害東省畿南旣明知鰕子一物在  
水爲鰕在陸爲蝗卽終歲食蝗與食鰕無異不復疑  
慮矣

一今擬先事消弭之法臣竊謂旣知蝗生之緣卽當於  
原本處計畫入令山東河南南北直隸有司衙門凡  
地方有湖蕩洶窪積水之處遇霜降水落之後卽親  
臨勘視本年潦水所至到今水涯有水草存積卽多

集夫眾侵水芟刈斂置高處風戾日曝待其乾燥以  
供薪燎如不堪用就地焚燒務求淨盡此須撫按道  
府實心主持令州縣官各各同心協力方爲有益若  
一方息事就此生發蔓及他方矣姚崇所謂討除不  
盡者人不用命此之謂也若春夏之月居民於湖洶  
中捕得子鰕一石減蝗百石乾鰕一石減蝗千石但  
令民通知此理當自爲之不煩告戒矣

一水草旣去鰕子之附草者可無生發矣若鰕子在地  
明年春夏得水土之氣未免復生則須臨時捕治其

法有三其一臣見湖旁居民言蝗初生時最易撲治  
宿昔變異便成蝻子散漫跳躍勢不可遏矣法當令  
居民里老時加察視但見土脈墳起便卽報官集眾  
撲滅此時措手力者功倍其二已成蝻子跳躍行動  
便須開溝打捕其法視蝻將到處預掘長溝深廣各  
二尺溝中相去丈許卽作一坑以便埋掩多集人眾  
不論老弱悉要趨赴沿溝擺列或持箒或持撲打器  
且或持鍤鍤每五十人用一人鳴鑼其後蝻聞金聲  
努力跳躍或作或止漸令近溝臨溝卽大擊不止蝻

驚入溝中勢如注水眾各致力掃者自掃撲者自撲埋者自理至溝坑具滿而止前村如此後村復然一邑如此他邑復然當淨盡矣若蝗如豆大尙未可食長寸以上卽燕齊之民畚盛囊括負戴而歸烹煮暴乾以供食也其三振羽能飛飛卽蔽天又能渡水撲治不及則視其落處糾集人眾各用繩兜兜取布囊盛貯官司以粟易之大都粟一石易蝗一石殺而埋之然論粟易則有一說先儒有言救荒莫要乎近其人假令鄉民去邑數十里負蝗易米一往一返卽二

日矣臣所見蝗盛時幕天匝地一落田閒廣數里厚數尺行二三日乃盡此時蝗極易得官粟有幾乃令人往返道路乎若以金錢近其人而易之隨收隨給卽以數文錢易蝗一石民猶勸爲之矣或言差官下鄉一行人從未免蠶食甲正民戶不可不戒臣以爲不然也此時爲民除患膚髮可捐更率人蠶食尙可謂官乎佐貳爲此正官安在正官爲此院道安在不於此輩創一警百而懲噎廢食亦復何官不可廢何事不可已耶且一郡一邑豈乏義士若紳若弁青衿

義民擇其善者無不可使亦且有自願捐貲者何必  
官也其給粟則以得蝗之難易爲差無須預定矣  
一事後剪除之法則淳熙令之取掘蟲子是也元史食  
貨志亦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  
蝗蟲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臣按蝗蟲遺子必擇  
堅地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  
寸仍畱孔竅且同生而羣飛羣食其下子必同時同  
地勢如蜂窠易尋覓也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  
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顆一粒中實有細子百餘

或云一生九十九子不然也夏月之子易成八日內  
遇雨則爛壞否則至十八日生蝗矣冬月之子難成  
至春而後生蝗故遇臘雪春雨則爛壞不成亦非能  
入地千尺也此種傳生一石可至千石故冬月掘除  
尤爲急務且農力方閒可以從容搜索官司卽以數  
石粟易一石子猶不足惜第得子有難易受粟宜有  
等差且念其衝冒嚴寒尤應厚給使民樂趨其事可  
矣臣按已上諸事皆須集合眾力無論一身一家一  
邑一郡不能獨成其功卽百舉一墮猶足僨事唐開

元四年夏五月勅委使者詳察州縣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蓋以此也臣故謂主持在各撫按勤事在各郡邑盡力在各郡邑之民所惜者北土閒曠之地土廣人稀每遇災時蝗陣如雲荒田如海集合佃眾猶如晨星畢力討除百不及一徒有傷心慘目而已昔年蝗至常州數日而盡雖緣官勤亦因民眾以此思之乃愈見均民之不可已也

陳龍正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仲淹疏又曝乾可代鰕米盡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憚不爲然西

北人肯食東南人不肯食亦以水區被蝗時少不習見聞故耳崇禎辛巳嘉湖旱蝗鄉民捕蝗飼鴨鴨極易肥大又山中人畜豬不能買食試以蝗飼之其豬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餘斤可見世間物性宜於鳥獸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鳥獸無反不可食之理蝗可供豬鴨無怪也推之恐不止此特表而出之

陳芳生曰蝗未作修德以弭之蝗既作必捕殺以殄之雖爲事不同而道則無二疽已發於背而進以調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元氣之說曰吾何事乎刀針吾知元氣未及調而毒已內攻心肺死矣倪若水盧懷慎所見殆調元氣於疽發之際者與大約鄙劣情懦之夫視生民之死生國家之存亡都無與於己而惟恐我之稍拂乎鬼則禍將立至使朝廷下一令曰蝗初作守令捕不盡致爲民害奪其職沒入其家以備賑則畏禍之念更切於諂鬼而蝗可立盡淳熙之勅似猶未嚴也蓋天下之禍易於漫衍者必於初發治之則爲力易而所害不甚而鄙夫非禍將切身必不肯竭力以從事故愚

謂捕蝗之令必嚴其法以督之蓋亦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之意且古良吏蝗每不入其境今有事於捕已可愧矣捕之而復不力則良心已無雖嚴罰豈爲過耶



粵注類編

三

一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